

永远的榜样-严东生

Echo

在前往南京的高铁上，我合上了《持之以恆，推陈出新-科学家严东生传》的最后一页，望向风景飞逝的窗外，有一股热泪涌上眼眶。这位在一周前，我对他的认识还仅限于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官网上现任领导中的名誉所长的老爷爷，通过这本传记用他的拼搏、奉献和丰满的一生打动和激励了我，让我对未来科研道路上将会遇到的困难和挫折有了面对的勇气和战胜的决心。今天刚好也是严老先生的遗体告别会的日子，我在心中默念道“严先生，我会以您为榜样，您一路走好”。

严东生先生用他的一生诠释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和“心系祖国，科技报国”这两句话。

严先生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的大家族里。在他六岁半的时候，父亲严治因病去世，严家从此家道中落。严母朱渊是一位性格温婉、具有亲和力的知识女性，从此将六个孩子拉扯大的重任都落在了她柔弱的肩上。为了将这六个孩子抚养成才，严氏家族专门建立了一个基金供他们读书。严先生从小就很好学，常常缠着母亲吟诗诵词和讲故事给他听。母亲就用传统文化熏陶他，在严母的言传身教下，严先生不仅继承了母亲温文儒雅的性格，而且也被中华传统文化感染着，从小就有了强烈的爱国意识。

1927年，严先生入读北京江苏小学，插班五年级。1929年，年仅11岁的他考进了崇德中学。崇德中学注重数学和英语教学。其中英语教学更是该校的重中之重，教师多由外籍教授担任，且世界历史、地理、高中物理和化学也都采用英语讲课。学校对英语教学的重视，使严先生在中学时代就打好了英语功底，他不仅可以用英文撰写文章，还能说出一口流利的英语，为将来留学海外及科研生涯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学校不仅对学生学习抓得严，对学生的自修也抓得很严。同时，学校还重视品德教育，为大家在校行为品行。在这所以严格著称的教会中学里，严先生成为了一名评学兼优的学生。中学时代的严先生已经对理科产生了兴趣，也初步显示了在理科方面的才华。且当时在学生中已产生科学救国的思想，所以在考取大学时，他没有听取大伯的建议投考税务学校，而是执意选择报考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最初是一所预备留美学校。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的感染下，在张子高教授的教诲下，严先生在清华化学系度过了两年充实的学习生涯。张子高教授是一个治学严谨、一丝不苟的老师，他非常重视实验课，注重培养学生动手操作能力，对于学生的实验报告不仅要求当堂交，若卷面不整洁，还会被退回要求重做。耳濡目染下，严先生也成为一个实践动手能力强、对待工作严谨认真的人。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清华大学南迁长沙，严先生本想随校南下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但由于需要照顾体弱多病的老母亲，便留在了北京，转入了具有西方背景的燕京大学化学系。燕京大学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最常见的学习方式是让学生针对问题查阅文献资料，然后分析、解决问题并写成报告。在这里，严东生培养了分析问题，将一个大问题划分成很多小问题再换个解决的能力。这对后来他解决各种重大的科研难题大有帮助。在燕京大学，严先生除了获取知识，还遇到了跟他志同道合，后来陪

眼 神

灯芯草

说来有点惭愧，我对严先生您的深入了解，是从挂壁电视上的轮回播放开始的。从头看到尾，不得不赞叹，您真的是从小帅到老的一位科研巨匠。您的人生完美得无可挑剔。

如果说，闪烁晶体是打开暗物质世界的眼睛，如果说高能射线可以穿透世界上最坚硬的顽物，那么您呢？如果可以，我会说，您是硅所打开世界的眼睛，您的眼神穿过的是近一个世纪的光阴。

最爱您的眼神，它将成为我科研路上的不竭动力。科研生活是单调的，我用尽心思地去思考去创新，无奈却苦苦没有结果。每天，我在睡眼惺忪的早晨，闭着眼睛穿衣洗漱，脑子里徘徊的还是那些理不顺的实验方案。有时，压力大了也会掉几滴眼泪。即便从来没有亲耳听到过您的教诲，没有近距离与您接触过，您的眼神却告诉我了一切，我懂了。

最爱您的眼神，它的包容似乎可以融化我心中所有的委屈。长大了，再也不敢随心所欲，总怕自己开心的时候会伤到失意的人；再也不敢乱发脾气，没有亲人的包容，多半不开心的泪水只会在夜里落下，心里再苦也要笑着迎接生活。今日驻足在您的肖像之下，您的和蔼可亲，您的平易近人，您那充满温暖的眼神，让我的心忽然有了依靠。

最爱您的眼神，因为它的后面有一双会流泪的眼睛。当年，携着满腔的报复出国留学，但是当您想学成归来的时候，却遇到了美国当局的重重阻挠。此时，站在大洋彼岸的她早已望眼欲穿。终于团聚，您的眼睛湿润了，是想念，还是想念。

它充满了传奇，沧桑，历练…… 它的犀利让我们不敢有半点怠慢，它的能量推动着我们大步向前。

如今，大师已仙逝，我不敢想象临终前您的眼神里透漏了多少对科研的不舍，寄托了多少对晚辈们的希望，又包含了多少对她的放心不下。

大师，一路走好！

东生，西落

东走

从严先生的吊唁厅出来的时候，想起，该写点东西。我不知道严先生的名讳“东生”是否取自日出之意，可观其一生，却极似这一日的斗转星移，沧桑变化。谨以此诗献给敬爱的严先生。

日头还未上来的时候，
苍穹漆黑一片，
挂着的几颗稀星无法给予大地普照的光芒
渐渐地
天际线开始出现一丝亮光
淡淡地
弥漫开去，染白了整个天空
然而，大地上的三五岔路，房宇楼盘，
仍未显示出该有的模样
但，人们知道，曙光，已在不久处
视线中开始出现一缕金光
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日头才露尖尖角
他升得缓慢，艰难
好似在看不见的地方，有一双无形的手在拉扯着
但是
他升的坚定，无畏
好似嫩芽般破土而出
终于，他完全绽放了身躯

这亮着的火红，是在看不见的地方，
战斗的印迹
而此时，他却用这火红，点起整个大地
黑暗，已藏匿到不知何处
道路已明了，棱角已清晰
日头，却似乎不满足
开始迸发着璀璨
这是温度，这是生命的源泉
植物奋力汲取着，又吞吐着
这是亮光，这是探索的指明灯
璧玉接纳着，倒映着，反射着
可是，不远的地方，大片大片的云层，
转瞬即到
日头没有隐其锋芒，仍将渐渐消逝的光洒向大地
是的，云层总会过去
是，日头总会在的
他，仍将继续着自己的旅途
在天空留下一道完美的弧线

伴他和他身后默默支持了他一辈子的妻子孙璧姝女士。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严先生和孙女士同时获得了赴美留学的机会，而此时家中的严母和女儿燕来需要人照顾，且孙女士肚中也怀有一子，于是孙女生毅然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让丈夫无后顾之忧地前往美国求学，这也是严氏夫妇间“相期相许、相望相守、相亲相爱”的一段佳话。在美留学期间，严先生主修陶瓷，辅修无机化学，一直保持着优异的成绩。尽管严先生身在遥远的美国，却时常阅读报纸和毛泽东的革命著作，一直关注着国内政局，渴望一个时机科技报国。所以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一传来，尽管当时严先生在伊利诺伊的研究工作正如日中天，工作待遇十分优厚，且也已经与校方签订了三年博士后合同，严东生恨不得立即投入祖国的怀抱，用所学报效祖国。他克服了重重阻挠，换乘多种交通工具，途径多个国家，历经几十天才会到了祖国的怀抱。

学成归来后的严先生干劲十足，积极投身于祖国建设，全心全意为祖国的科学事业铺砖砌瓦。即便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严先生被打成“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斗和屈辱的对待，他也始终坚信“黑夜即将过去，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定会有光明前途的”。是的，“只要厄运打不垮信念，希望之光就会驱散绝望之云”。1977年，复出的邓小平邀请了包括严先生在内的各个领域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参与科教座谈会来抓科学和教育。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在五千多名与会的科学家面前为他们平反：“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并响亮的提出“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掌声经久不息，科学终于穿过寒冬，迎来了春天！也正是在这个春天，严东生先生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所长。从此，严先生不仅站在国家角度为祖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出谋划策，也带领着上硅所披荆斩棘，不断接受挑战，在BGO闪烁晶体、PWO闪烁晶体、高温结构陶瓷等方向攻克重重科技难关，使得上硅所成为无机非金属领域首屈一指的大所。每个人的一生都会面临很多挑战，能够勇于面对挑战其实也就是抓住了一次提升的机会，严先生在一生中抓住了许多机遇，在不断应对挑战中提升了自己，在材料领域成为了国宝级的专家。

中国的科学教育事业从新生时的贫瘠到如今的欣欣向荣离不开以严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们的辛勤付出，他们甘当人梯提携后辈，日日伏案工作，常常还需要出差调研实地考察。忙碌的工作对身体素质要求很高。严先生能以健康的身体在科研事业上拼搏了一生，离不开他从崇德中学开始就养成的锻炼身体的好习惯。严先生酷爱打网球，无论学习和工作多么繁忙，每周他都会抽出时间打两次网球，严先生将这项运动一直坚持到了85岁。由于膝盖受损，严先生后来用每日散步代替了打网球，但他依旧会在工作之余关注着各大网球比赛。严先生不仅爱好网球，还爱好田径、手球、足球等多项运动。运动使人精力充沛和年轻，坚持运动使得严先生能够一直以强健的体魄和充沛的精力攻克一道道技术难关和攀登一座座科研高峰，想必坚持运动也是严先生能够一直保持着比年纪更轻的容颜的秘诀吧。对严先生来说，做科研与锻炼身体一样，都是需要有信念、有恒心和有毅力的。

正如传记编者所评价“有一种人，他不仅是我们心中的英雄，生活的榜样，人生的楷模，更是民族的灵魂，国家的栋梁”，严先生的一生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咱们的科研之路才刚刚起步，要把严先生作为榜样，心系国家、热爱事业、锻炼身体，努力践行严老先生的励志铭所说“持之以恆，推陈出新；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因为“在我国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征程中，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刻都更需要像严先生这样的科学巨人”。

秋窗纪事

——纪念严东生先生

孙振杰

一阵秋雨一阵凉。尽管城市的季节向来比田野来得更晚一些，但是经过三天风雨的浇洗，中秋过后的上海终于有了凉凉秋意。住在城市的人，尤其是南方沿海地带的人，在日复一日繁忙的学习工作中，很难感受到季节细微的转换。有些事情并不是很难引人注意，而是我们往往会刻意进行了忽视。就像这秋天一样，忽然就来了；也像一些人一样，忽然就离去了。

说来惭愧，就像我从未注意过田野的第一缕秋风，城市的第一片落叶一样，我并未与严东生先生有过相识。而刚接到严东生先生去世的消息时，我也是仅仅感到惋惜，随后还有一丝的诧异。惋惜的是一位老人家的离去，诧异的是所里前所未有的关注。也许是日复一日平凡的生活造就了我的波澜不惊，或者说是麻木。也仅仅是这份诧异，让我有幸查看了一些严东生先生的资料。就像森林里的雏鸟第一次飞到天空，认识到森林的壮阔一样。当我看过先生的生平事迹，一座高山就这样矗立在我的面前，雄伟壮丽，令人仰止。严东生先生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也作为一位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的“两院院士”，他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科学与他深爱的祖国。百载岁月，是无冬无夏的工作；百载岁月，是无怨无悔的付出；百载岁月，是无声无息的收获。“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无疑，严东生先生是重于泰山的。

自古文人墨士都有悲秋情怀，忽然转凉的天气总是很容易引发我们内心深处隐藏着的悲苦。因此有秋至勿别离，别离人易苦之说。然而秋季也确实十分适合用来思念。我向来以为，一个人如果能够在秋天安然的离去是非常幸运的。因为这里有收获的土地可以沉睡，有丰收的原野可以安眠。而严东生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幸运的老人，他在一个秋天的清晨安然的离去。桃李蹊上，有洒脱的风与落叶相送，有厚实的雨与果实相伴，先生走向了自己的世外桃源。先生在辛苦了将近一个世纪后，终于得到了休息。“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先生会一直活在我们心中，值得我们用整个秋天来纪念。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虽然我只是万千学子中的一员，资质愚钝，也许穷极一生也达不到先生的高度，但是我会以先生严谨的态度与奉献的精神为旗帜，身体力行，努力在巨人的肩膀上攀登属于自己的最高峰。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虽不能至，吾亦行之！

最后谨以此文祝福先生，一路走好！

及至午后

日头并未消瘦
反之，这是他一生中最好的时光
他跳跃着
在窗格上，在叶梢上，在沙砾上
他奔腾着
在笑容间，在手指间，在田野间
没有疲倦，没有怨悔
不求赞赏，不求感恩
甚至不求，你识他

云，卷了舒了
花，开了谢了
风，来了走了
日头，却还，挂着，亮着，照着

行百里者，半九十
日暮将至
看着那些归家的人
日头还不愿停歇
行人踏着余晖，迈向
远方的尽头刚亮着的几盏阑珊的灯火

缓缓的，缓缓的
日头开始消逝
他，把一生给了大地人间
他，也要回家了
那里有他要赴的约
和，最爱的人

日头，总是，东生，西落
轻轻的，他走了
正如，他轻轻的来
他挥一挥衣袖
留下的，都是云彩